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内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

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為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為中散大夫兼

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所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吏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

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令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齗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敎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敎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

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達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達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達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

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録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

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

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令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

通典然與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為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令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

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巒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

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修奢暴聲著内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来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黄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凡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

實不忠宜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来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奬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

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
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
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丧父琛於塋兆之
内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
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齒專事産
業親躬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猶上表
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
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

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黄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

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来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撿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

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户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隷廕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廕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為市刼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王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覩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

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貴有所聲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黄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

州猴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内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為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為稱满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内實附

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

凡薨亾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令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覩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令之

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
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
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
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
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来贈謚於例普
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
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
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

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来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
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
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
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
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
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
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為

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為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為司徒引為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

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户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為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内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

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郎介朱榮之死帝以其堪卒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寀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寀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寀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寀寀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寀為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寀全鄴之勲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

三百户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
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
平直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
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頤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
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

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為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孫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為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

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
外甥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蓨人曾祖軏隨慕容德徙青州因
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元謨甥也少
隨元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
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為雲
中兵户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

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
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
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為高陽王
雍友稍為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
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勑卿
仍屆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
伐且以蹟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
輟兹前圖遠期来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

永忺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勑授隨宜變之善册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鋭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為民行届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

兎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為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驪虞之

節妙盡矍𤅊圖之儀威稜攸壘虓兕熖氣才猛所振勍愍
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竒迹必宜表述
請勒銘射宫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
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為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
刊銘於射所聰為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
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𩔖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
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敎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

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為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躭於聲色

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
世宗乃出聰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
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歳多不率
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
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
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
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絶人事

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禄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頗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濶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氷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别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秘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甄琛傳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許叡李彪北史作許赤彪

僧林終於鄉里○臣照按僧林既不著為甄琛何人又止終於鄉里四字亦成一附傳史家荒率如此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魏書卷六十九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為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

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黄門侍郎休好學涉獵書史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

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祖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
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
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
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
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
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

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决幕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禄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還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攂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

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為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賵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乂長庶子秘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内有自得之心外則

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疵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乂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矜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

所効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
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
之刺史尉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為損天
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皐等後兼散騎常侍
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
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蟲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為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

史加建威將軍入為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
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
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
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
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
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
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

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來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
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
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
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
還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
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
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

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冦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為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勑還三鵶羣蠻

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從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

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為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為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令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為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值别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

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甍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

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倏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觧州為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部中正孝莊末除光禄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為河東恒農

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静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别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_闕郭康兒賊衆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别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

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

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

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闕一字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

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

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兖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

太山太守爲政清静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

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

宣

子景融守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

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秘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

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畧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録事參軍弟景顔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茍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録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顔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

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西河太守孝靜初為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為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禄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為平春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竦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台為中正悅為别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為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為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為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

縣開國子邑三百户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
史孝静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
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劉彧青州刺
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
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
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

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䶕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為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䶕為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觧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䶕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䶆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

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龭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闕字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

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

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愦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

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怗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尚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

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
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
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
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
議選邊戍事𨾏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
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温良故田
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
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

厲秋霜惠需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北屋歸仁懸車勑閤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此縁邊州郡官至便登壃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檝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

奪為巳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壃埸頻年以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

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畧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為平陽太守龢為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逄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

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峯諸烟共色秀出無窮烟起不極錯霏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横萬里而揚波遠[illegible]鼉與麏麚走鰠鼈及黿鼉彼暧然兮輦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摇摇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駮霞兮絳氛風揺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别兮千里分顧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紆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顧

生還於洛濵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偎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

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

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呑噬始則

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

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

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

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

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

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

建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裔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毁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

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

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以本將軍出為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

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
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
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
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
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
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
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
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

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黜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羡仰黜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䶵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䶵慙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崔林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臣人龍按本書張吾貴傳吾貴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見傳此則稱為大儒有盛名矛盾如此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七十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魏書卷七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彦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

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狗羣氐震慴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

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
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
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
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
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
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
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别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

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華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强於人事戮力傭丐

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邱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為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

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来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敎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火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馬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覩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
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存
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
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
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
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
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

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為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

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開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冑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

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緦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敎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緦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竪豕突意在決戰稚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

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

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
未幾解郡還為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兖
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
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
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甞登北邙於平坦
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曰
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

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

遶束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
怪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
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之武而不
得永之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豈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
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咨謂鄉人曰汝聞之不凾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元謨寇碻磝時融

始死元謨彊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元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户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元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恱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

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
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判斬殺之
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
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
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
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兖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

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
為兄復讐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蒸菜食乃
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為太
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
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
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
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
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

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為統軍東西征伐

世宗時為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户後武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為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兖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

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絶運路乘國
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
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
城竪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
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
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
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
矢所中死竪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峽潛入回

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邉昭及太洪前部王隆䕶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栅一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欵謁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

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衞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劒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為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

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强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

興起首勉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嵋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

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
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
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
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
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
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
其妾兄唐崐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
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

眼眦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徒三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復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

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
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閤將軍
從崔慧景至鄧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
自彊弩將軍出為琅邪戍主朐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
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

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還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為别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尒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户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

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户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兾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儁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概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魏書卷七十考證

傳豎眼傳在城兵武執敬紹○北史無武字

魏書卷七十考證